

汉字同形部件及其相关的教学问题*

沙宗元**

[摘要]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部件同形问题常使学习者感到困扰。本文讨论现代汉字同形部件的定义,在对现代汉字同形部件进行全面测查的基础上,分析同形部件的四种类别,探讨造成汉字部件同形的具体原因,并就对外汉语教学中与同形部件相关的教学问题提出几点具体建议。为尽可能减少同形部件给留学生汉字学习造成的消极影响,切实提高对外汉字教学效率,教学中教师应当重视部件形源关系的梳理和分析,充分利用同形部件中对于汉字学习和认知的有利因素,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技巧。

[关键词] 现代汉字;同形部件;对外汉字教学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inquiry into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racter homopart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the paper defines these homopart, mak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homoparts in the scope of everyday characters, analyzes categories of the homoparts, explores the causes bringing about homoparts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to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racter; homopart;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of CSL

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汉字中有相同的汉字部件,但部件表示的意义或者作用却不一样,有时差别还很大,难免让人感到困惑。例如,“思”字上面为什么是“田”?这个“田”与“思”字的音义有什么关联?“青、表、麦、素”等字上面都有部件“艹”,它表示的意义或作用是不是都一样呢?类似的例子很多。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的是现代汉字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结构单位——同形部件。研究现代汉字同形部件的不同类型、来源和构形功能,对于现代汉字本体研究、汉字教学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什么是现代汉字同形部件?现代汉语常用字中有哪些同形部件?造成部件同形的原因有哪些?对外汉字教学中应如何采取针对性的教学原则

*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沙宗元主持,“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字部件形源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AHSK07-08D44)。本文初稿曾在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北京,2007年10月)上宣读。

** 作者简介:沙宗元,回族,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汉字分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字学和对外汉语教学。

和方法?希望这些分析探讨能够对正确认识汉字部件同形问题、提高对外汉字教学效率有所帮助。

一、同形部件的界定和测查

1. 同形部件的界定

在现代汉字“青、表、麦、素”中,部件“𠂇”实际上有不同来源:“青”字之“𠂇”来源于意符“生”,“表”字之“𠂇”来源于意符“毛”与裘衣上半部分形体的融合,“麦”上之“𠂇”来源于麦禾的象形,“素”上之“𠂇”来源于“像丝绪纷披之形”。可见,“𠂇”的来源是不同的,而且构形功能也有差别。研究类似的字例,我们认为同形部件就是处于不同的汉字中形体相同而来源有异,结构功能不同,构形理据也有差别的汉字部件。对这个定义要做几点说明:

1. 同形部件的形体相同,实际上包含形体完全一样和稍有变异两种情况。众所周知,现代汉字部件出现在不同的部位时有时会发生形体变化,例如“工—𠂇”、“子—孑”、“羊—𦍋”、“几—乚”等等,^[1]这样的部件及其稍异的变体应视为同形部件。当然,形体差异较大的同源部件,如“手—扌”、“心—忄”则理应不视为同形部件。

2. 同形部件形体相同,却来源不同。如部件“阝”有两个不同来源:居于左侧的来源于“阜”,《说文》:“阜,大陆也,山无石者,象形。”居于右侧的来源于“邑”,《说文》:“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阝。”

3. 结构功能或有别。例如,“才”作为部件,在“财、材”等字中作为声旁使用,其功能与字音相关联,而在“闭^①”、“团”等字中与音义都无任何关联,用作记号。

4. 构形理据或有差异。汉字隶变后,构形意义大部分保留了下来,也有少部分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可分为三种情况:理据重构、理据部分丧失、理据完全丧失。^[2]例如,部件“月”在“明、朝、期、朗”中,其构形理据尚能较好保留,与“月亮”或“时间”的意思相关。在“肝、脸、肠、背”中其构形义也还不算太隐晦,“月”为隶变后“肉”的讹写,表示与“肉体”或“人体器官”有关的概念义,但在“朋、羸、有、青”等汉字中,其构形的理据则需要进行溯源复形才可弄清楚。

2. 同形部件测查的范围及结果

现代汉字部件的情况比较复杂,部件的切分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人们甚至于很难给部件下一个多数人都愿意接受的定义。^[3]为了弄清现代汉字同形部件的具体数量,同形部件的不同功能和来源,我们对《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3500个常用字进行了部件拆分,^[4]并对拆分出来的部件一一进行甄别^②。通过初步测查,我们共得到同形部件166个,其中基础

① 《说文》云:“闭,阖门也,从门,才,所以拒门也。”《说文》以为“闭”从才,本误。段玉裁认为“闭”所从的“才”当为“午”由于“转写失真”而造成的讹形。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5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 选定《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为测查范围,是考虑到字表的收字数量和范围与对外汉语教学所用汉字的情况较为接近,同时也能够基本上反映现代汉字的实际状况。

部件 128 个,占 77.1%,合成部件 38 个,占 22.9%^①,基础部件占了绝大多数。从同形部件是否独立成字看,成字部件共有 118 个^②,占 71.1%,非字部件 48 个,占 28.9%。统计数据显示,现代汉字同形部件大都集中于成字的基础部件中。四类同形部件的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现代汉字同形部件统计表

同形部件	数 量	百分比	合 计		常用部件例
基础部件	128	77.1%	166	100%	又、匕、人、厂、尸
合成部件	38	22.9%			共、豆、林、次、早
成字部件	118	71.1%	166	100%	去、户、由、田、几
非字部件	48	28.9%			丰、羊、弓、巾、一

3. 同形部件之外的其他部件

在对同形部件逐一进行筛查时,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部件功能来说,在现代汉字系统中既存在少数部件一形多用,即一个形体承担多种构形职能或有多种形体来源,也存在相当多部件的结构理据较为纯粹,即使在现代汉字层面也没有明显的一形多理据现象。这种现象值得重视,它提示我们现代汉字层面字符(部件)的理据性比我们一般想象的要高。例如,“冫、雨、亻、讠、金、虫、心、卜、禾、衣、车、石、彳、食、革”等常用汉字部件,构形的理据性通常保存较为完好,形与某一方面意义(或理据)的关联比较纯粹单一。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这些部件所联系的意义(或读音)历来的认同度就很高,在汉字隶变、简化等形体演变过程中,没有别的来源不同的部件与它们发生形体上的归并;第二,文字系统以字形记录语言音义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使然。文字以一套完备的书写符号系统来记录语言中的音义,要求形体既要有一定的区别度,又不能太零碎和复杂,既应是经济的,又应是有效的。形体太多,增加了记忆的负担,形体太少,不能有效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这必然要求文字系统自身在二者间进行有效调节,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平衡点。从部件的角度看,一个部件承担的职能太多,显然不利于人们对文字系统的学习、理解和掌握。当然,要求每个部件均只有纯粹单一的职能,只关联某一个特定的意义和读音,显然不可能。

二、同形部件的类别

按是否可再拆分,同形部件可分为基础同形部件和合成同形部件;按是否成字,可分为成字同形部件和非字同形部件。下面结合具体字例,简要介绍这四个类别。

1. 基础同形部件

通过测查,我们得到基础同形部件 128 个,它们是:乙、乚、十、又、厂、丁、人、×、匚、力、

① 基础部件和合成部件的判定依据《信息处理用 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的“汉字基础部件表”,即凡“汉字基础部件表”中有的判为基础部件,余者为由基础部件组合而成的合成部件。

② 是否独立成字,依据部件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是否为独立的汉字。

ナ、匕、七、刀、二、卜、九、乃、リ、八、ム、巳、フ、彡、勺、门、一、几、フ、弓、丨、子、冫、儿、幺、扌、工、弓、土、艹、冫、口、万、丷、大、日、リ、ヨ、丨、口、土、寸、山、千、巾、小、夕、夕、夕、广、亡、宀、己、尸、了、升、王、丰、孝、丸、犬、月、歹、乚、兀、才、贝、冂、木、文、一、女、巳、彡、夕、办、尸、且、巴、丘、白、冫、ソ、方、彡、立、尺、夫、丰、夫、丰、田、彡、且、玉、冫、禾、氏、由、户、水、西、身、身、而、丑、见、业、舟、采、彡、目、米、果、里、白、廿。

例如,部件“十”构成的汉字有“支、毕、早、什、计、汁、针、卉、协、博、华、克、卖”等。其中在“什、汁”中用作音符,在“计”中用作意符,“支、卉”中为古文字象形部分的讹形,“华、毕”中为由于汉字简化而形成的记号部件。部件“几”构成“讥、秃、虎、凳、凭、叽”等字,其中“讥、叽”中用作音符,“凭、凳”中用作意符,“虎、秃”中为古文字象形部分的讹变,现用作记号。部件“土”构成的字有“去、寺、地、场、尘、吐、杜、赤”等,其中在“尘、地、场”中与意义相关联,在“杜、吐”中与读音相关联,“去、赤”中为古文字“大”形的隶变,而“寺”中之“土”为音符“止”的讹形。

2. 合成同形部件

调查得到 38 个合成同形部件,分别是:从、与、开、云、凡、办、比、父、允、头、兄、天、舌、主、宀、卉、双、勿、𠂇、冬、圭、亦、关、执、去、尔、夭、玄、林、次、早、百、豆、共、南、回、兴、爻。

例如,以“舌”为部件构成“活、适、括、乱、辞、话、敌、刮”等字。以“云”为部件构成“动、会、坛、层、运、耘、尝”等字。以“开”为部件构成“形、刑、邢、研、汧”等字。以“比”为部件构成“毕、庇、昆、皆、鹿”等字。总之,合成同形部件与基础同形部件相比,数量明显偏少,原因可能是由于合成部件由基础部件组合而成,组合后的形体区别度明显增加,作为合成的构字部件再次参与构字时,因为形体偶合而成为同形部件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3. 成字同形部件

据调查,166 个同形部件中有成字同形部件 118 个,它们是:乙、十、又、厂、丁、人、力、匕、七、刀、二、卜、九、乃、八、幺、门、一、几、弓、子、儿、工、土、口、万、丷、大、日、土、寸、山、千、巾、从、小、广、亡、与、己、了、王、丰、开、云、凡、丸、办、犬、月、歹、比、兀、才、贝、父、夕、文、女、巳、头、兄、天、且、巴、舌、丘、主、白、方、彡、立、尺、夫、田、卉、双、玉、勿、四、冬、禾、圭、氏、亦、由、关、户、执、西、去、尔、夭、身、而、玄、丑、见、业、舟、林、次、早、羊、目、米、百、果、豆、里、共、南、白、回、兴、廿。

例如,以“西”为部件可构成“要、栗、粟、贾、票、覆”等字。以“示”为部件,可构成“际、标、奈、祭、票、禀”等字。以“田”为部件,可构成“苗、鱼、备、细、界、畏、胃、思、画、奋、雷、畔、留、番、男、亩”等字,构字数较多,是个值得重视的常用同形部件。以部件“田”为例,“苗、界、畔、男、亩”中的“田”与其自身独立成字时的“田地、田野”意义相关联;“胃、鱼、备、畏”等字中的部件“田”则为原来象形字中部分形体的讹形;“雷、累”中的部件“田”为原来音符“畀”的省简,“思、细”中的部件“田”为原来音符“囟”的讹变之形,隶变后失去本形,在现代汉字层面已经变成一个既不表音也无关字义的记号。

总之,成字同形部件从汉字教学的角度看,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之处在于学习者对这些形体简单的成字部件大都比较熟悉,在感知、习得含有这些同形部件的新字时,从形体方面来讲并不陌生,这为他们感知字形,进行心理加工提供了便利。但是,同

“尸”，遂与“屋、居、局、展、层”等所从的“尸”同形。“寻”字繁体作“尋”，简化字省简了上面的部分部件而变为“寻”，“雪”字本是“从雨彗声”的形声字，《说文》云：“雪，凝雨说物者，从雨彗声。”后来，下面的声旁“彗”省简为“彗”，现与“归、寻、扫、当、妇、灵”等所从的“彗”为同形部件，实际上“归、扫、妇”中的“彗”也是通过部件减省而变来的。

(5) 采用符号代替简化方法造成部件同形。所谓符号代替就是在汉字简化时采用没有具体意义的简化符号来代替繁体字中一个部件的简化方法。据统计，现行简化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有30个，常用的代替符号主要有“又、丩、乂、彡、双”。^[8]例如，由代替符号“又”构成的简化字有“欢、权、汉、艰、鸡、凤、对、圣”等，与“支、友、奴、发”所从的“又”是同形关系。

(6) 偏旁的融合造成汉字部件同形。所谓偏旁融合，是指汉字中本来互相独立的几个部件在发展演化中融合为一个偏旁的现象。例如，“秦、春”字本从“𡗗”，“奉”字本从“𡗗”，“奏”字本从“𡗗”，“泰”字本从“𡗗”，“春”字本从“𡗗”，隶变后“𡗗、𡗗、𡗗、𡗗、𡗗”都变成了“𡗗”。再如，“奕”字本从“大”，“𡗗”字本从“𡗗”，“樊”字本从“𡗗”，“奠”字下部本从“𡗗”，“莫”字下部本从“艸”，这五个来源不同的偏旁在现代汉字中都变成“大”，成为同形部件。^{[5]85}

(7) 采用草书楷化的简化方法造成部件同形。草书楷化是“将汉字草书字形用楷书的笔法加以规范化改写，使得字形得以简省”的简化方式。^[9]例如，运用草书楷化方法，繁体字“聯”简化为“联”，所从之“关”与“朕、送”所从的“关”同形。繁体字“盡”用草书楷化法简化为“尽”，繁体字“晝”也用同样方法简化为“昼”，这样两字所从的“尺”，与“迟”所从的“尺”为同形部件。繁体字“買、賣、實”草书楷化后，变成“买、卖、实”，部件“头”成为同形部件。

四、同形部件的教学

同形部件的存在对留学生汉字习得有利也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同形部件一般较为常用，部件复现率比较高，便于感知。汉字认知研究表明，“部件频率高的汉字比部件频率低的汉字容易识别”。^[10]其不利的一面也很明显：学习者面对部件与音义毫不关联的一组字时，难免会产生困惑，对汉字形体的理据性、规律性产生怀疑，给进一步学习造成障碍。为减小同形部件造成的消极影响，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我们必须对现代汉字同形部件进行认真研究，教学中应当充分利用同形部件的有利因素，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技巧。

首先，教学中教师应牢固树立以部件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对现代汉字同形部件的现象和规律有清楚的认识。对于构意较为单纯、构形功能纯粹的部件，如“彳、彳、石、虫、亠、衣”等，可以比较放心地进行构意和使用功能讲解。而对于同形部件，教师要掌握其在不同汉字中的来源和功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不可以偏概全地把部件的某种意义或功能加到含有相同部件的其他字头上，从而对学习造成误导。例如，同样以“子”为部件，有些字中的“子”与字义相关，如“孔、孕、孤、孩”等，有些字中的“子”与字音相关，如“仔、字、籽、孜”等，而有些字中的“子”只是无关音义的记号，是字形演化造成的形体偶合，如“厚、享”等。

其次，分析同形部件时，教师应重视部件字理及其溯源分析。作字理分析和溯源复形应注意：第一，分析和解释要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与汉字发展演进的真实面貌相一致，不可轻易“望形生义”，胡乱讲解；第二，要注意把握好溯源分析的分寸，以说明清楚字理，帮助学习者理解为目的，而不必过细过全，因为溯源复形和字理分析并不是真正的目的，而只是一种

手段。让学习者掌握现行汉字的字形,帮助他们变机械识记为意义识记,深刻理解汉字的音义,有效建立形与音义之间的联系,才是教学的真正目的。以部件“白”为例,“泉”所从的“白”,来源于甲骨文中“像泉水流出的泉穴”之形,“皆”所从的“白”来源于区别符号,“皇”字中的部件“白”来源于古文字中“像火炬光焰上腾之形”,^[6]小篆讹变从“自”,楷书变为“白”。这样的分析讲解比起死记硬背来,学生不仅感兴趣,也更便于理解和记忆,效果会好得多。

再次,分析讲解同形部件时,应多采用对比和系联的方法,将含有相关部件的汉字集中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异同,形成知识的系统化。心理学认为,比较和系联可帮助学习者消除相似知识的混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将各种相关的知识经验按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纳入到汉字的整体知识体系中。“在学习中,人们将材料进行归类,并形成一定的系统,有助于信息进入长时记忆。”^[11]例如,教学“亩”字时,可把与部件“田”有意义关联的字联系起来,如“界、男、苗、畴、畔”等。教学“累”字时,可与情况类似的“雷”相系联,也可与前面的字例作对比。教学“胃”字时,可将此类由象形字形讹变而来的“画、畏、备、鱼”联系起来,介绍有关字形演变而导致形体符号化、部件化的知识,并与其他字组作比较。教学中,教师可指导学习者运用编提纲、列表解、绘图表等方法,将相关的同形部件知识加以系统整理,以实现知识的系统化。

五、结 语

同形部件是现代汉字系统中一种特殊的构形现象,其实质是汉字历时发展演变在现代共时层面的展现。其形成原因复杂多样,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汉字系统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适应自身简化、符号化等要求而形体不断调整、选择和优化的结果。文字符号构形功能的多样性也决定了一形多职、部件同形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汉字发展演进过程中部件的竞争和优选,使得一部分部件得以保留下来,经过进一步调整和整合之后,一形担任多职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多年来,汉字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要在更大规模、更广范围内进行‘汉语国际推广’,必须解决汉语难学的问题,而汉语难学的瓶颈在于汉字难学。这个问题是个世纪难题,但毕竟‘汉语国际推广’的要求现在更加迫切。这个难题,以及与之类似的许多其他难题,都需要我们在推广过程中予以攻克”。^[12]因此,对于包括汉字同形部件在内的诸多汉字本体的问题,我们实在应当认真研究,不断探索适合于对外汉字教学的方法和途径。相信只要思路正确,教学方法得当,汉字教学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参考文献:

- [1] 苏培成. 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 王宁. 汉字构形学讲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3] 苏培成.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M].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 [4] 语文出版社.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 [5]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6] 何琳仪. 战国古文字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 [7] 姚孝遂. 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A]. 古文字研究(第20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8] 高更生. 现行汉字规范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9] 沙宗元. 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 [10] 戴汝潜. 汉字教与学[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11] 彭聃龄. 普通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12] 潘文国主编. 汉语国际推广论丛(第1辑)[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